

冬辞春至复逢夏至,时隔半年时间,青岛早报记者再次来到了位于市北区的同沐阳光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见到了这里的孩子们和他们最爱的“杨妈妈”——杨萍。

命运在她6个月大时,给她按下了“暂停键”——小儿麻痹症让她的右腿停在了无法站立的状态。但44年的时光里,她从未停下向前的脚步,从一个因残疾被大学拒之门外的少女,到成为青岛40多家外贸服装公司信赖的“幕后智囊”,再到54个特殊孩子口中的“杨妈妈”。有人说她是青岛“最牛”的国际服装制版师,可在她眼里,她只是在命运的风雨里,先为自己撑起了一把伞,后来发现,这把伞下还能容下更多人。

以下是由杨萍的自述——

轮椅上的追光者:我用44年,从破茧到成蝶

大学梦灭、丈夫车祸、巨额债务等一连串遭遇没有击倒她,倔强的杨萍凭借过硬服装制版技术创业成功还能温暖他人

两次手术与一个破碎的大学梦

1962年,我出生在青岛,父母给我取名“萍”,希望我能像水上浮萍,虽柔弱却有韧性。可6个月大时,小儿麻痹症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寒流,冻结了我右腿的生长。父母带着我跑遍了大小医院,医生说“尽力了”,可他们从未放弃。

14岁那年,我做了个让全家揪心的决定:休学治腿。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执念——考上大学,像健全人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第一次手术,医生在我右膝部缝了32针,从胸部以下打成一个石膏人,我躺在病床上整整平躺了两个月。为了能上学,两个月后,我又做了第二次手术,一下子又是9刀。为了不影响记忆力,术后没打一支止疼针,晚上疼得五分钟一问“几点了”。一年里我瘦到只剩69斤,风一吹都晃悠,可只要想到“大学”两个字,就觉得浑身是劲。

1981年高考那年,我们那一届共考上了53个大学生,我是预选时的第3名。但因为腿的原因,考试前学校老师找到我父母,说“就算考上,大学也不一定会收残疾人”。于是父母瞒着我,就将名额让给了别人。

这是人生第一次有分量的打击,我整整哭了一周,感觉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我失去了活下去的方向,无法面对这一切。我的父母也没有想到我的反应会这么强烈,就把我送到了北京的三姨家,我在北京整整呆了3个月。

然而,更重的打击还在后面。回青岛后,我报考了两家工厂,成绩一个第一、一个第二,可录取通知始终没来。那天回家,我冲母亲喊出了这辈子最后悔的话:“当初为什么不把我掐死?让我在这世上受尽磨难。”母亲捂着脸哭:“为了给你治腿,花的钱能堆成你这么高了!”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白天拉着窗帘,晚上独自发呆。直到有天母亲回来问:“加工厂缺个临时工,你去试试?”我本想拒绝,但觉得或许也是个机会。没想到就是这无心插柳的机缘,成了我命运的转折点。

“门外汉”得了3个一等奖

进入工厂后,老师傅们精湛的服装技艺深深吸引了我,工作之余我就帮老师傅们打下手,虽然是一些零散的手工活,但我做得比谁都认真。加工厂的老师傅们总说我“眼睛像带着钩子”。他们踩缝纫机时,我就坐在旁边看;裁布料时,我就在旁边捡碎布比画,琢磨裁剪技巧和颜色搭配。

1984年,青岛纺织系统举办第一届服装设计大赛,母亲的同事偷偷给我报了名,半开玩笑地说:“让这丫头见见世面,知道啥叫专业。”到了选面料的现场,我才发现自己像个异类——别人全都是科班出身,在那里讨论着专业术语,而我不仅不会画服装,也不会设计稿,甚至一天服装专业课也没上,嘴里全说着外行话。

周围传来窃窃私语,嘲讽的眼光也随之而来,深深地刺痛了我的自尊,也激起了我的斗志。我咬着牙回了家,在别人画图纸的时候,就自己在缝纫机前熬通宵,凭着看老师傅们干活记下的手艺,一个月硬是做出了5套成衣。

交作品那天,评委看着我,又看看那些衣服,眼神从怀疑变成惊讶。最后,3套衣服被推荐去全国巡展,我一下子拿了3个一等奖。

可荣誉没带来期待中的转折。有人背后议论:“这么厉害,怎么还是个临时工?”自尊心强的我受不

了这个,一气之下就辞了职。我报了夜校的绘画班,每天晚上学画。这时青岛服装研究所为各个服装厂的精英开设了服装设计班,我立马去报了名,在这里跟着服装厂的精英学到了好多服装制作技巧,每天学到很晚,心中也重新燃起了希望。

当时一起学了3年服装设计的同学们,都不知道我的腿有残疾。因为那时自卑的心理时刻在煎熬着我,所以我每天会在同学们还没到校前,早早坐到教室里,下课后又趁着大家都走了,才最后快速离开。

结婚生子生活幸福,收到“高薪”邀请

1986年,我结婚了,婚后生活平淡而幸福,我的丈夫踏实善良,给了我强大的依靠。后来,儿子出生后,让我再次感受到了希望。

从1986年到2002年,我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爱人承担起家中所有的负担,让我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

那些年,我一边带孩子,一边给朋友做衣服,这期间,我在夜校里读完服装设计课程,学习了人体美学,开始尝试给身边的朋友做衣服,渐渐地做出了名堂。1994年,一家外资企业邀请我出任服装打版师,年薪15万元,我心动了!并不是因为钱,而是终于有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但因家人对我身体的担忧而被迫放弃。

后来,在朋友的资助下,我租房开了自己的服装店——杨萍服装店。万事开头难,最初的时候,我尝尽了失败的滋味,没人相信你会做好,父母也觉得我这娇小姐有个事做着开心就行,但我自己心里憋了一股劲,不管多难我一定要做好,不管顾客提出多么苛刻的要求,我都不会说不,都会笑脸相迎。连夜赶制衣服及时地交到客人手里,我还给我所有的客户免费做形象设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就这样一个传十,我的客户越来越多,从我到处找顾客免费做衣服试穿,到客户盈门,经过一年的打拼,小店生意红红火火。

那时,每天过得很快充实,朋友总会时不时递来一本时尚杂志,让我照着图片给他们做衣服,再时尚的款式我也敢咬牙攻克,后来两个陌生的朋友在青岛大街上相遇,会通过各自身上的服装感到两人共同的朋友是我,让我心里很自豪。

丈夫突发车祸花光积蓄,欠下巨债

2002年冬天,我正在给老顾客赶制过年的新衣,已经晚上8点半了,丈夫还没回来,以往这个时候我对象早就回来了。疑惑中电话突然响了,那头是他虚弱得像羽毛一样的声音:“我被车撞了……”

赶到医院时,他躺在手术台上,双腿粉碎性骨折。手术一直做到第二天,人虽然保住了,但后期的治疗恢复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来他在医院躺了3年,在养老院躺了8年。

为了给他治疗,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负债累累,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心里暗暗想老天爷对我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不能让我干点自己喜欢的事,还有多少磨难要让我去承受?

事发当晚手术费花掉4万多元,加上后期治疗,到底花了多少钱当时我也不知道。直到2008年前后,全部还清后我才知道,除了姐姐和弟弟借我的10万元外,我整整又借了朋友20多万元。

现在我都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非常要强,不可能轻易张口向别人借钱。那

时会大家也没有那么多存款,大家就2000元、5000元这样借给我,甚至一张借条都没让我写过,但我知道自己借过谁的钱,还钱的时候才记了账。

凭借过硬打版技术,成圈内“杨一过”

为了赚钱还钱,我开始没日没夜地工作。以前都是别人求我做衣服,现在轮到我求别人了。我翻出电话簿,给所有外贸公司一个一个打电话:“我能做样品,给我个机会吧。”对方一听是女的,还是个残疾人,直接挂了。没办法,我咬咬牙,只好挨家外贸公司登门拜访。大家都说杨萍是笑着赚钱,没有人能从脸上看到我遇到的磨难,我不能辜负大家对我的信任,我要坚持,不要带给大家麻烦。白天照顾病人,晚上拼命工作,那些年,我从没在凌晨两点前睡过觉。

那次接了波兰客户的订单,对方说“不跟不懂英文的人合作”,但因为太需要钱来还债,我假装懂英文硬着头皮接了。直到回家后一看制单才傻了眼,厚厚的服装资料全是英文,根本看不懂。不得已之下,我买了一本英语词典对着资料,一个一个单词去学习,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后来我跟客户坦白“我其实不懂英文”,她愣住了,然后竖起拇指:“中国版师,了不起!”从那以后,他们所有的中国订单都交给我了。

当年青岛优秀的打版师很少,国外许多知名服装品牌一直不信任中国人。好多订单多次打版都无法让对方满意,后来就托人找到我。简单沟通后,我做出的版经常是一次性通过,其实并不是我有多聪明,只是我愿意研究,很早就研究了欧码体型,现在才会这么轻松。

服装行业有个不成文的说法:三流的打版师可以毁掉一流的设计师,一流的打版师可以造就三流的设计师。那些年,我先后将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美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品牌服装的设计图纸“变成”样衣,渐渐地,圈里人给我起了个外号“杨一过”——只要是做我的版,客户总能一次性通过。

很多人对版师并不了解,设计师只是画图,需要经过版师的消化,把抽象的图纸变成样品,而外贸公司需要借助版师的工艺来抢订单。用高级定制的手工来做外贸的服装,第一遍样衣过去以后,一整理,第二遍样衣肯定就没问题了。

2003年,在青岛国际时装周“百姓秀”服装大赛上,我是参赛的146名选手中唯一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和专业训练的获奖选手,最终获得了“时尚奖”银奖。2006年,我参加了青岛市残疾人技能大赛获得裁剪第一名,并代表青岛市参加山东省省级比赛,获得优异成绩。

从“金剪刀”到54个孩子的“杨妈妈”

2006年,我成立了青岛雅时依工贸有限公司,注册资本50万元,厂房1000平方米。面对残酷的商业竞争,我对市场进行了仔细分析。青岛是外贸服装基地,我有制版和样衣制作的技术,快速制作样衣是我的拿手本领,于是我一家家外贸公司跑,底价制作,先让他们认可我的技术,把客户吸引进来。就这样,我用了半年时间就赢得了绮丽集团VIP抢单者。经常是国外客户下午4点传图,我连夜制版,明天下午坐在车上钉扣赶往飞机场,下午4点衣服就会到北京客人手里。我用一天的时间做完大公司需要一周的样品,为外贸公司争取了时间,抢来订单。

因为我的努力,现在我为40多家外贸公司做服装样品开发,以前是我求客户,现在是客户登门求我,用我的技术我们的速度赢得了客户,每年为青岛外贸服装抢单100多件。



扫码观看相关视频
拍摄/剪辑
记者 王帅 蔚杨 周少凯

夫大风“杨”于天 起于青“萍”之末

本报特约评论员 毕建奎

萍,浮萍科浮萍属的小型水生植物,无根而浮于水面之上,又名青萍、紫萍,在汉语中,萍,常被用来比喻生活的不定或行踪的漂泊。战国时期的宋玉《风赋》有言:“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青萍之末何其微渺?然那微不可察的轻颤,终能凝聚成浩荡春风,鼓荡人间。杨萍的生命轨迹,便是这般由渺小处升腾而起,最终以磅礴之势“杨”于苍穹。这风起青萍的传奇,非天赐神助,而是一个灵魂在命运的冻土上不屈不挠地萌发、挣扎,终将微渺的自我,锻造成庇护他人的参天大树。

弱小女子,自带向前奔跑的微风。命运在杨萍六月龄时便投下巨影,小儿麻痹症冻结了她的右腿。14岁少女的倔强是休学治腿,两度手术,刀痕累累,瘦骨支离,只为换取一张大学考场的入场券。1981年预考高踞第三的荣光,转瞬被“大学不招残障”的冰冷现实碾碎。泪雨滂沱一周,录取通知书在泪痕中化为泡影。此后求职也遭遇曲折。那一刻绝望的呐喊:“当初为什么不掐死我?”——是青萍在刺骨寒流中瑟瑟的颤抖,微渺如尘,却已然蕴含着生命对尊严最原始的渴求。正如她在自述中所言:“只要想到‘大学’两个字,就觉得浑身是劲”——这缕微风虽弱,却已吹动改变命运的第一声回响。

永不服输,吹起攀登向上的劲风。无心插柳踏入服装厂,杨萍用“眼睛带着钩子”的专注,在零碎布料和老师傅的缝纫机中默默汲取养分。1984年青岛纺织系统服装设计大赛,“门外汉”的她凭着一腔孤勇与通宵达旦的苦熬,竟一举摘得3个一等奖。然而荣誉未能驱散偏见,“临时工”的身份如影随形。自尊驱使她辞职苦修,夜校的灯光见证了她无声的蜕变。命运随后又施重压:丈夫车祸致残,巨额债务如山崩倾。她放下自尊,挨家外贸公司叩门求单,甚至佯装懂英文硬接波兰订单,夜夜熬至凌晨两点。针尖上的汗水凝结成“杨一过”的金字招牌——一流版师可造就三流设计师,她用“一次通过”的精准技艺,为青岛外贸抢下百万订单,终在残酷的商业世界掀起属于自己的技术风暴。被命运反复揉搓,但其内核是不灭的韧性,是青萍般柔弱身躯下深植的韧根。永不服输,精益求精,是尊严在绝境中淬炼出的锋芒,更是以专业力量劈开命运坚冰的劲风浩荡。

慈悲为怀,凝聚向善向美的风尚。当事业根基渐稳,早年心愿苏醒:“有能力时,毫无门槛接纳残障者就業。”2008年起,她向听障人士敞开大门;2011年创建残疾人服装缝制基地,培养上千人就业创业。2014年,市残联关于心智障碍青年的托付,让她在犹豫后毅然接下。同沐阳光中心成立之初,孩子们乱跑乱扔,工厂瘫痪半年,她却坚定道:“订单可赔,孩子不能不管。”伞下庇护者愈众,这“杨”风所及处,54个特殊生命重获尊严与归属,当失去母亲的女孩含泪喊出“杨妈妈”,当闭口不言的孩子学会问候聊天,当乱扔布料的手能叠出整齐礼盒,那青萍之末的微风,已汇聚成一片温暖而坚韧的人文港湾。慈悲为怀,凝聚的是向善向美的时代风尚,在牵着“蜗牛”成长的进程里,一个“杨萍群体”已经形成并正在壮大,成为社会尊崇学习的榜样。

杨萍的故事,是一曲“风”的史诗。从小时候憧憬奔跑的微风,到韧性攀登的劲风,再到慈善佑人的风尚,她始终是那株“青萍”,用坚韧的根系扎进命运的裂缝,用倔强的茎叶触碰星辰大海。如其所说:“命运给了我一副残缺的骨架,我却用44年给它穿上了最华美的衣裳。”正所谓:世界以痛吻我,而我报之以歌。她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伟力,从来不是雷霆万钧的瞬间,而是青萍之末的坚持,因为,每一

缕起于青“萍”之末的微风,都会“杨”于天际,蕴藏着改变世界的可能。



▲54个特殊孩子口中的“杨妈妈”——杨萍。